

#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函

地 址：

傳 真：

承 辦 人：

聯絡方式：

受文者：司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3月29日

發文字號：花院胤家宜113家親聲161字第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檢陳本院家事庭邱法官佳玄之停止審理裁定、憲法法庭聲請書一件，請 鈞院大法官解釋憲法，敬請鑒核。

說明：本件係本院家事法庭邱法官佳玄審理本院113年度家親聲字第161號宣告停止親權等事件，認為所應適用之法律有違憲之疑義，上開事件業已裁定停止程序，並提出釋憲聲請書載明法律上具體違憲之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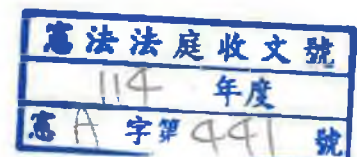
正本：司法院

副本：



院長蕭胤璽

法官邱佳玄 決行





新編廣雅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37	第	卷

##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聲請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憲法聲請書

### 壹、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一、按各法院就其審理之案件，對裁判上所應適用之法律位階法規範，依其合理確信，認有牴觸憲法，且於該案件之裁判結果有直接影響者，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各法院就其審理之原因案件，以本節聲請為由而裁定停止程序時，應附以前條聲請書為裁定之一部。如有急迫情形，並得為必要之處分，憲法訴訟法第 55 條、第 57 條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院認本案應適用之民法第 1055 條第 3 項規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漏未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並使未成年子女在父母有無自行約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之不同情形中，其於訴訟中之地位亦有所不同（於父母自行約定親權行使之情形下，未成年子女將淪為純粹的客體），而有抵觸憲法第 22 條其他基本權利保障及第 7 條平等原則保障之疑義，因此提出客觀上形成確信法律違憲的具體理由，聲請司法院大法官憲法解釋，宣告民法第 1055 條第 3 項規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違憲。

貳、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違憲之情形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



## 權利

### 一、本案事實經過

本院受理 113 年度家親聲字第 161 號宣告停止親權等案件，該案係聲請人甲及相對人乙於離婚時，約定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由乙行使，然乙、丙於一次爭吵後，隨即離家並與甲同住，甲遂向本院請求停止乙之親權，並改定由甲行使未成年子女丙之親權，而已年滿 16 歲之未成年子女丙則明白表示希望其親權由甲行使。

### 二、本案所涉及的憲法及相關法律條文

聲請人審酌民法第 1055 條第 3 項規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並未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使得法院僅得判斷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而漠視未成年子女自身之意願；且與民法第 1055 條第 1 項規定「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使父母在未約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而由法院職權酌定時，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將成為判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重要依據，兩者有明顯之不同，侵害未成年子女丙憲法第 22 條其他基本權利保障之人格權及第 7 條平等原則保障。

參、聲請判決之理由、應受審查法律位階法規範在裁判上適用之必要性及客觀上形成確信其違憲之法律見解

一、民法第 1055 條第 3 項規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並未考量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致侵犯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違反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人格權

(一)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與人格權息息相關，而受憲法第 22 條所保障

人格權乃維護個人主體性及人格自由發展所不可或缺，亦與維護人性尊嚴關係密切，應受憲法第 22 條保障。為保護兒童及少年之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長，國家負有特別保護之義務（憲法第 156 條規定參照），應基於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依家庭對子女保護教養之情況，社會及經濟之進展，採取必要之措施，始符憲法保障兒童及少年人格權之要求（司法院釋字第 664 號及第 689 號解釋參照）。維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人格權及人性尊嚴之重要內涵，凡涉及未成年子女之事件，因未成年子女為承受裁判結果之主體，無論法院所進行之程序或裁判之結果，均應以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為最優先之考量。又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親權關係，同受憲法之保障，維持父母與未成年子女間之親權關係，原則上亦符合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而基於憲法保障未成年子女之人格權與人性尊嚴，法院於處理有關未成年子女之事件，應基於該未成年子女之主體性，尊重該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使其於相關程序陳述意見，並據為審酌判斷該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極重要因

素。又我國雖非聯合國 1989 年兒童權利公約（適用於未滿 18 歲之未成年人）之締約國，但已於 103 年公布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明定：「公約所揭示保障及促進兒童及少年權利之規定，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適用公約規定之法規及行政措施，應參照公約意旨及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對公約之解釋。」（同法第 2 條及第 3 條規定參照），而依該公約第 12 條第 1 項規定：「締約國應確保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之兒童有權就影響其本身之所有事物自由表示其意見，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及成熟度予以權衡。」因此，僅簡單聽取兒童意見尚非足夠，於兒童有能力形成自己之意見時，必須認真考慮其意見，並說明對其意見是如何考慮，以免聽取兒童意見流於形式（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民法第 1055 條第 3 項規定實際上已侵犯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

1、縱未成年子女有表示意願之機會，亦淪為形式

有判決認為：「按夫妻離婚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已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依民法第 1055 條第 1 項前段、第 3 項之規定固於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始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惟法院就改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事件為裁定前，基於尊重未成年子女人格獨立與程序主體性，以保障其身心健全發展，應依子女之年齡及識別能力等身心狀況，於法庭內、外，以適當方式，曉諭裁判結果之影響，使其有表達意願或陳述意見之機會；必要時，得請兒童及少年心理或其他專業人士協助，此觀家事事件





法第 107 條第 1 項、第 108 條第 1 項及家事事件審理細則第 107 條第 2 項規定自明。申言之，法院改定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時，如未成年子女有表達意見之能力，客觀上亦有向法院表達意見之可能，法院應使其有表達意見之機會（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簡抗字第 119 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然依照現行民法第 1055 條第 3 項之規定，僅有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時，法院始得「改定」親權。從而，縱使法院賦予未成年子女親自表示意願之機會，於法院無從認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有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時，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亦無任何參考價值。

## 2、合憲性解釋之困境

至於可否單純以未成年子女之意願，作為判斷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有無未盡保護教養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情事之依據？

首先，民法第 1055 條初始之立法理由為何已不可考，然有判決指出「夫妻離婚，而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已協議由一方任之者，須該協議不利於子女，或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時，法院始得依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為子女之利益改定之，民法第一千零五十五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甚明。尋繹其立法說明，所謂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例如疏於照顧或對子女有暴力傾向等情事，為保護該子女之權益，爰為改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人之規定」（最高法院



102 年度台簡抗字第 30 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是此顯與立法意旨不相符合。

再者，現今民法第 1118 條之 1 第 1、2 項規定：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一)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二)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是法院倘以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認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日後或將生是否有免除或減輕扶養義務情事之爭議，並造成民法體系上之混亂。

最後，如法院僅以未成年子女單純之好惡，於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並未有何過錯之情形下，逕於判決中指摘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對其亦顯失公平。

(三)綜上，民法第 1055 條第 3 項規定，使法院並無法單純依據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而改定親權之行使，致侵犯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違反憲法第 22 條保障之人格權，且亦無法透過合憲性解釋之方式解決。

## 二、民法第 1055 條第 3 項違反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之保障

### (一)平等原則之內涵及審查基準

1、憲法第 7 條保障之平等權，並不當然禁止任何差別待遇，立法與相關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自得斟酌規範事物性質之差異而為合理差別待遇。法規範是否符合平等原則之



要求，應視該法規範所以為差別待遇之目的是否合憲，及其所採取之分類與規範目的之達成間，是否存有一定程度之關聯性而定（司法院釋字第 682 號、第 750 號、第 768 號及第 788 號等解釋參照）。

- 2、蔡明誠大法官於釋字第 768 號解釋部分不同意見書（陳碧玉大法官加入）中指出：「如從本院往昔有關平等原則審查解釋比較觀察，亦有如前揭解釋，就恣意禁止(Willkürverbot)或合理關聯（或稱合理關聯性）之審查，採取寬鬆審查標準，例如於解釋文中明示『尚難認係恣意或不合理，與憲法第七條平等原則亦無違背』或類似用語。此類解釋方式，如比較德國基本法有關平等原則之恣意禁止原則，似亦可找到其依據。再從比較法觀察，關於平等權或平等原則之審查基準，如係與物相關之不平等待遇(sachbezogene Ungleichbehandlung)，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原則上採恣意禁止原則，但如係與人相關之不平等待遇（persönlichkeitsbezogene Ungleichbehandlung），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於 1980 年判決，從往昔傳統之恣意公式(Willkürformel)，改採所謂新公式(Neue Formel)相區別，即符合比例之平等要求(Gebot verhältnismäßiger Gleichheit)，其審查密度採取比恣意禁止原則更嚴格之比例原則審查(Verhältnismäßigkeitsprüfung)。」

- 3、葉百修大法官於釋字第 712 號解釋部分協同、部分不同意見書中亦指出：「系爭規定所為之限制，係以收養人有無『子女或養子女』及被收養人是否為『大陸地區人民』為分類基準，並對有子女或養子女之臺灣地區人民，收養大陸地區人民形成差別待遇；復以上開兩項分類基準，係以非人力所得控制之特質作

為分類基準，依據本院歷來關於平等權審查基準之意旨，本件解釋即應以較嚴格之審查基準，判斷系爭規定所為之差別待遇是否合憲，亦即其目的是否為追求重要公共利益、其手段是否為最小侵害之手段以及手段與目的間是否具有實質關聯性等要件加以判斷。」

(二)立法者對父母有無自行約定親權行使之未成年子女區別對待，  
抵觸平等原則

1、依現行民法第 1055 條第 1 項規定，父母在未約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而由法院職權酌定時，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將成為判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重要依據；然依現行民法第 1055 條第 3 項規定，誠如上述，未成年子女意願之表達僅淪為形式，並無法單純據之使法院裁定改定親權，兩者於訴訟中之重要性有明顯之不同。

2、本院認因父母有無約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並非未成年子女自身所得控制之特質，且未成年子女之意願與其人格權及人性尊嚴有緊密關連，以此作為分類基準，依上開所述，審查密度應採取比恣意禁止原則更嚴格之比例原則審查，即較嚴格之審查基準，則立法者於未提出特定理由之情形下，逕認如父母已自行約定親權行使，則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即無何重要價值可言，顯與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牴觸。

#### 肆、結論

民法第 1055 條第 3 項規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

請求法院改定之」，使法院無法依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改定親權之行使，漠視未成年子女自身之意願，使未成年子女淪為純粹之客體，已侵犯未成年子女憲法第 22 條其他基本權利保障之人格權。

而與民法第 1055 條第 1 項規定相較，父母在未約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而由法院職權酌定時，未成年子女之意願，將成為判斷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之重要依據，兩者有明顯之不同，且無正當理由，亦侵害未成年子女受憲法第 7 條平等原則保障之權利。

綜上，聲請人認民法第 1055 條第 3 項規定「行使、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未盡保護教養之義務或對未成年子女有不利之情事者，他方、未成年子女、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人得為子女之利益，請求法院改定之」，抵觸憲法第 22 條其他基本權利保障及第 7 條平等原則，且無法透過合憲性解釋解決此一問題。

此致

憲法法庭

聲請人：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法官邱佳玄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